

研究阐释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专稿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必要性、可能性及挑战^{*}

贺双荣

内容提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十八大以来推动建立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的新思想和新实践，它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不仅是中国的“世界梦”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策宣示，也是实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实践。拉美是中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伙伴。21 世纪初中拉经贸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双方利益日益融合，中国与拉美国家已初步建成互为发展的命运共同体；随着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及人员交流的扩大，包括走私、贩毒、有组织犯罪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影响中拉双方的共同安全问题；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全球挑战的不断增加使中拉双方正在成为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政治命运共同体。但由于中拉经济结构调整、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美国因素以及中拉身份认同的变化，中拉构建命运共同体面临诸多挑战。在挑战面前，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与拉美国家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命运共同体 中拉关系 发展利益 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贺双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 6649 (2016) 04 - 0001 - 22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5 年重大项目（第一批）“中拉关系与对拉战略研究”（项目编号：ZDA067）的阶段性成果。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论和新思想。其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并大力推动的一项最重要的外交新思想和新实践。2014年7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巴西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时提出,与拉美国家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①。经过21世纪初的跨越式发展,中拉双方已初步建立互为发展的“命运共同体”。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中拉利益的不断融合,中拉双方正在朝向构建政治和安全的“命运共同体”迈进。但由于不断加大的内部及外部挑战,中拉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

2011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最早提出“命运共同体”一词。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里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②此后,习近平主席及其他党中央领导同志不断阐释和完善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此同时,中国还将构建“命运共同体”作为新的外交实践在对外关系中推广,先后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亚洲命运共同体”“中拉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等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内在需求,是全球化和多极新格局下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及推动全球治理的必要条件。

(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

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不断发展的逻辑演绎。随着经济的融合、交通的便利以及政治的开放,全球化进程不断发展。20世纪90年代,冷战的结束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全球化进程呈加速发展之势。以贸易为例,1990—2005年期间,世界GDP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平均增长率为2.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3.5%;国际货物出口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5.7%,服务出口贸易的

① 习近平:《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7月19日第02版。

②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01版。

平均增速为 6.8%，国际贸易在世界总产出中的比重从 1990 年的 20% 上升到 2005 年的 33% 以上。^① 随着各国间贸易和投资的扩大，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日益扩大。从表 1 中国和拉美主要国家在 KOF 全球化指数得分上的变化可以反映出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过程。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使各国利益不断融合，从而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②，为此必须倡导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因此，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发展的需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

表 1 中国与拉美主要国家在 KOF 全球化指数中的得分变化

国家	1970	1978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中国	24.67	24.67	29.98	37.54	45.05	45.84	55.72	51.19	60.15
阿根廷	32.53	34.88	40.42	38.48	55.57	56.02	46.42	38.24	57.48
巴西	39.04	39.84	45.14	40.70	47.93	47.51	55.88	51.11	59.74
智利	40.48	43.34	51.90	53.21	59.13	69.09	83.19	82.31	71.08
哥伦比亚	26.32	24.99	30.41	35.24	44.41	49.13	52.36	51.29	59.17
墨西哥	37.24	37.35	44.01	53.82	58.52	55.64	59.87	60.98	60.77
秘鲁	24.98	31.39	33.89	33.73	50.31	57.85	63.20	75.51	65.09
委内瑞拉	44.80	42.61	45.09	51.52	52.78	55.06	56.88	38.67	51.28

注：KOF 全球化指数由瑞士著名经济智库 KOF 经济研究所在 20 世纪 70 年代编制。指数变量包括经济全球化指数（占 36%）、社会全球化指数（占 38%）和政治全球化指数（占 26%）。

资料来源：KOF, “KOF Index of Globalization (2016)”. <http://globalization.kof.ethz.ch/>. [2016-03-04]

（二）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的“世界梦”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策宣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未来国际体系发展的愿景，既是“中国的世界梦”^③，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④ 在全球化日益发展以及中国融入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条件下，中国要实现两个一百

① 裴长洪、林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的新发展》，载《求是》，2006 年第 9 期，第 59 页。

②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29 日第 02 版。

③ 阮宗泽：《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世界梦”》，载《国际问题研究》，2016 年第 1 期，第 9-10 页。

④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24 日第 02 版。

年的“中国梦”，需要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外部环境。正如2013年1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必须有和平的国际环境。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①中国通过倡导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国与世界的合作，扩大利益融合，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的基础。无论是“贸易和平论”“经济依存和平论”等理论探索，还是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体化实践都告诉我们，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有助于持久和平的建立，有利于各国间的合作。因为，经济相互依存有巨大的和平效应，自由贸易对贸易双方有着巨大的纽带作用，通过合作带来的利益与冲突或战争带来的机会成本，使“在高度相互依存的现代国际体系下，发动战争的动力已不复存在了。”^②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国在和平崛起后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所做出的政治承诺。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国际关系最为引人瞩目的事件，但“国强必霸”的传统思维的盛行影响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③习近平提出与世界各国通过构建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向国际社会做出一个政治承诺，即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习近平主席多次承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④

① 习近平：《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载《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第01版。

② 郭树永：《“经济依存和平论”初探》，载《欧洲研究》，1998年第5期，第30页。

③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第02版。

④ 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16日第02版。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实践

中国外交在十八大以后出现了重大调整，从过去的韬光养晦向积极的有所作为、更有进取意识和开创精神的方向转变。^①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的崛起以及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使中国形成了“全球的兴趣、全球的利益、全球的视野”^②，中国希望在上发挥更大作用，维护中国的利益；二是中国希望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中国认识到“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③，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大的责任，“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④。

中国在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⑤，这除了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外，更应该反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因为拥有一套被多数国家认同并接受的外交核心价值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屹立于国际社会必不可少的条件。有了外交核心价值，将使一个国家有了外交的延续性、道义的制高点及认同这一价值的朋友伙伴。有了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国家间的关系就多了一层保障，这种保障不会因双方利益关系减弱而完全疏离。倡导命运共同体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一是命运共同体强调的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与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是对中国一直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二是它不仅顺应了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发展的潮流，同时体现了崛起后的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是指导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行为准则目标；三是全球化和多极化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承载的合作共赢理念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一个文明、包容、繁荣、安全的人类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中国大力宣传和倡导以命运共同体为主要内容的外交核心价值观，不仅是为了阐释新格局下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增进外部世界对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的理解和支持，更重要的是中国希望利用这一核心价值观塑造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中国的对外发展环境，使之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使中国外交更有道义性和感召力。

① 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第2页。

② 王逸舟：《新一届领导人外交战略七个关键词》，载《人民论坛》，2014年第4期，第23页。

③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2016年新年贺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e/cero/chn/zgyw/t1329037.htm. [2016-05-28]

④ 《习近平：在国际事务中贡献中国智慧》，载《北京青年报》，2014年7月15日。

⑤ 《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新华网，2013年10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944.htm. [2016-05-11]

二 构建中拉携手命运的共同体

拉美既是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力量之一，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力量构成，是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伙伴。

（一）中拉是互为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经济是推动全球化发展最重要的动力。贸易的扩大、投资的增长以及经济合作的加强不仅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增长，而且促进了各国发展利益的融合，并由此成为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基石。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拉经贸关系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中拉不仅合作规模、合作领域不断扩大，贸易、投资及金融逐步成为拉动双边经贸合作及经济增长的引擎。随着双方利益日益融合，中拉双方初步建成互为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其一，中拉经贸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新世纪以来，中拉双边贸易取得了快速增长。2000—2014 年，中拉贸易从 125.95 亿美元增加到 2634.61 亿美元，增长近 20 倍，年均增长 19.3%。同期，拉美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 2.66% 上升到 6.12%。中国在拉美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2000—2011 年中国占拉美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1.1% 上升到 8.9%，同期，中国占拉美进口总额的比重从 1.8% 上升到 13.8%。中国成为拉美仅次于美国、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① 其中，自 2009 年后，中国先后成为智利、巴西、秘鲁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对拉美的贷款快速增长。据拉美经委会最新的数据，2005—2015 年期间中国向拉美提供的资金有近 80% 用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其中近 45% 用于公路、铁路、火车、地铁和航空等交通运输基础设施。^② 2015 年 1 月中国—拉共体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后，中国进一步加大对拉美的资金支持。目前，中国对拉美融资安排总金额大概有 880 亿美元，包括对拉优惠性质贷款、中拉基础设施优惠贷款、中拉合作基金、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中国巴西产能合作基金、中国对加勒

① ECLAC,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for the New Challenges of the Global Economy”, October 2012, p. 27. <http://www.eclac.org/publicaciones/xml/8/48138/ChinayALCdialogo.pdf>. [2016-05-13]

② OECD/ECLAC/CAF,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6: Towards a New Partnership with China*, OECD Publishing, Paris, 2015, p. 158.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46218-en>. [2016-05-15]

比优惠性质贷款等。^① 中拉在其他金融合作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双方银行机构在对方互设分支机构。在金砖机制下，2014 年 7 月，中国和巴西与其他金砖国家决定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BD）和应急储备安排（CRA）。2015 年 12 月，巴西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2016 年 6 月 27 日，亚投行决定向其他申请国开放，智利、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有望加入扩容后的亚投行。

其二，中拉双方已形成利益相互融合与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与拉美已相互成为重要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伙伴。贸易上，中拉互为出口市场，双方都成为各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投资方面，拉美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地区。2013 年拉美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流量的 13.4%，投资存量的 13%，中国成为拉美重要的投资来源国。据拉美经委会的数据，2010 年中国对拉美投资 150 亿美元，占本地区 FDI 流入的 9%，中国成为拉美第三大投资来源国，仅次于美国和荷兰。^② 中国对拉美的贷款额在 2010 年、2011 年、2014 年超过世界银行、拉美开发银行及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机构。^③ 尤其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减少对拉美国家投资和贷款时，中国对拉美投资和贷款的增加显得尤为重要，极大地减缓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拉美的冲击。随着双方经贸合作的扩大，中拉发展利益日益融合，经济关联度日益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有利于拉美，正如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 1 月 9 日会见中国—拉共同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拉方代表团所说，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并努力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将为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和增长机遇。^④ 与此同时，拉美国家的繁荣和稳定也有利于中国扩大对拉美出口和保证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和贷款安全。

① 王琳：《中国对拉美合作资金安排规模达 880 亿美元》，2016 年 4 月 20 日。<http://www.yicai.com/news/5005672.html>。[2016-05-16]

② ECLAC,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http://www.eclac.cl/publicaciones/xml/0/43290>。[2016-05-16]

③ OECD/ECLAC/CAF,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6: Towards a New Partnership with China*, OECD Publishing, Paris, 2015, p. 158.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46218-en>。[2016-05-16]

④ 赵明昊：《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推动中拉整体合作互利共赢》，载《人民日报》2015 年 1 月 10 日第 03 版。

（二）构建中拉安全共同体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一是随着经贸关系的发展、人员交流的扩大以及信息交流的畅通，国内安全问题日益国际化，非传统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日益加大；二是内外因素交互作用使各国面临的国家安全环境日益复杂；三是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加深，各种安全问题之间的传导性加剧，经济问题可能变成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又可能影响到双边关系。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①在习近平主席提到的各种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問題中，拉美地区涉及我国多项国家安全问题，不仅包括台湾这个传统安全问题，而且也包括多个非传统安全问题。

1. 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事关我国主权安全，是我国的核心利益，属传统安全问题。198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开始推行“台独”政策，在拉美搞“双重承认”并大力拓展所谓“邦交国”数量；2000年，奉行“台独”政策的民进党上台，陈水扁当局加大推行“台独”政策的力度。因此，在拉美遏制“台独”成为20世纪初中国对拉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与台湾有所谓“邦交”关系的拉美国家想与中国大陆建交，台湾问题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压力有所减轻。2008年5月马英九主政后，两岸达成“外交休兵”的默契，这一问题被暂时搁置。2016年5月，民进党领袖蔡英文上台，中拉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再次成为受关注的问题。截至2016年3月，台湾有22个所谓的“邦交国”，其中12个在拉美地区，拉美是遏制“台独”的主战场。

^①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载《人民日报》2014年4月16日第01版。

2. 资源安全是影响中拉双方最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资源安全是影响中拉双方最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国和拉美国家在一些资源性产品上存在高度互补性，中国是石油、矿产等资源性产品的主要进口国，而拉美是主要的出口国，双方在石油、大豆油、铜、铁等资源性产品上的依存度非常高。这种依存度使中拉双方在经贸关系上呈现出高度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即中国某些资源性产品主要从拉美进口，对拉美资源产品的供应存在高度敏感性；拉美国家对中国出口高度集中于某些资源性产品，而这些产品是拉美一些国家的主要出口收入来源，从而加大了这些国家经济的脆弱性。因此，资源安全是涉及中拉双方最大的安全问题。

中国高度依赖拉美对中国的食品、能源及矿产品等资源的供应。以食品安全为例，中国拥有占世界 7% 的可耕地、6% 的水资源，但中国必须养活占世界 19% 的人口。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何满足人们日益扩大的食品需求以及高品质和多样化食品的供应成为中国越来越不能忽视的安全问题。自 2004 年，中国已成为食品净进口国，此后中国在农业部门的赤字日益扩大。在进口食品中，中国对食用油的进口依赖最大，目前我国食用油自给率已降至 25% 左右，我国大豆的对外依存度超过 80%。^① 拉美是中国农产品的主要进口来源。自 2000 年以来，拉美地区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年均增长 27%，2013 年农产品贸易额已达 274 亿美元，其中，大豆占中国从拉美进口农产品的 34%。^② 拉美在中国石油供应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2009 年中国的石油进口依存度已经达到 51%，超过国际公认的 50% 的安全警戒线，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2015 年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 23% 和全球净增长的 34%；而拉美是世界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 20%，仅次于中东。^③ 2015 年中国从拉美进口原油 5250 万吨，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 15.65%，占拉美国家原油出口的 22%。^④ 另据中国造纸协会的数据，2009 年中国对木浆的对外依存度为 73%，与铁矿石和大

① 《我国大豆自给率下降，大豆消费对外依存度逐年提升》，中国产业信息网，2016 年 4 月 14 日。http://www.chyxx.com/news/2016/0414/405760.html. [2016-05-18]

② OECD/ECLAC/CAF,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6: Towards a New Partnership with China*, OECD Publishing, Paris, 2015, p. 98.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46218-en. [2016-05-18]

③④ 《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16》（中文版），2016 年 6 月，第 6 页，第 18 页。

豆的对外依存度相差无几。^① 对拉美来说,某些产品出口高度依赖中国市场。2009年8种资源类产品(铜矿、铁矿、基本金属矿、原油、大豆、豆油、纸浆、饲料)占拉美对中国出口的81%,5个拉美国家占据8种产品对华出口的主要份额,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使拉美国家的经济脆弱性加剧。

3. 公民安全

随着经贸关系的发展及人文交流的扩大,中拉之间商务及劳务人员、留学生及游客往来数量快速增长。2014年年末,中国在拉美从事工程承包和派出的劳务人员分别为26564和34974人次。中国接受拉美建交国留学的人数呈快速增长之势,根据《中国外交》年鉴,中国接收的拉美留学生人数从2002年的588人增加到2013年的7249人。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巴西,与拉美领导人会晤时表示,2015—2019年中国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60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6000个赴华培训名额以及400个在职硕士名额。中拉之间的游客人数也快速增长。虽然由于路途遥远和旅游成本高,但每年都有很多中国人到古巴、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旅游^②;根据《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统计,入境中国的拉美旅游者(包括会议/商务、观光/休闲、探亲/访友、服务员工等)也大幅增加,从2002年的8.29万人次增加到2014年的34.62万人次。

随着人员交流的扩大,海外公民安全成为各国关注的问题。由于拉美国家社会不平等、政府治理能力差等多种因素,拉美是世界上谋杀率最高的地区,2009—2011年期间谋杀率为每100万人中有27.9人被谋杀,高于非洲(18人)、亚洲(3.9人)、欧洲和北美洲(2.5人)及大洋洲(1.1人)。拉美不同国家谋杀率差别很大,其中洪都拉斯高达100万分之81.5,萨尔瓦多为68.6,危地马拉为42.1,哥伦比亚为33.7,委内瑞拉为48.7,巴西为22。^③ 委内瑞拉的谋杀率增长最快,从2001—2003年的100万分之38.1增加到2009—2011年的48.7。安全问题已成为阻碍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的共同挑战。^④ 暴力犯罪问题不仅对拉美国家的公民安全和社会发展构成了极大的挑

① 《对外依存度高达七成,中国木浆或重蹈铁矿石覆辙》,中国产业信息网,2010年11月11日。<http://www.chyxx.com/news/2010/1111/125165.html>. [2016-05-18]

② “Why Don't the Chinese Come to Latin America?”, in *Tourism Review*, May 5, 2014.

③ CAF, “Por una América Latina Más Segura: Una Nueva Perspectiva para Prevenir y Controlar el Delito”, 2014, pp. 22-23.

④ Inés Bustillo and Helvia Velloso, “In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PRISM*, Vol. 5, No. 4, 2015, p. 49.

战，而且对中国公民的海外安全也构成了一定威胁，在委内瑞拉、巴西等国时常有我国公民遭到抢劫及谋杀的报道。此问题已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2013年8月，李克强总理在与来访的牙买加总理会谈时要求牙买加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中国公民及中国公司的利益。^①

4. 社会安全

随着中拉关系的发展，贩毒、走私、洗钱等犯罪活动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天然副产品。有学者指出，从亚洲到拉美的犯罪活动有（非法）移民、走私商品、武器以及用于制毒化学品的走私；与此同时，非法矿产品走私及洗钱活动从另一个方向（从拉美向中国）展开。^② 值得关注的是，贩毒集团及从事各种违法活动的黑帮组织成为跨国非法活动的主体，使这些跨国非法活动呈现出有组织犯罪的典型特征。从事人口走私和偶尔进行暗杀活动的（中国）黑帮在拉美的存在“日益明显”^③，他们向当地商人收取保护费、从事人口及毒品走私活动。2007年7月，哥伦比亚国家警察局局长指出，中国和俄罗斯的黑帮已进入墨西哥以及其他拉美国家，情况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④ 据阿根廷《民族报》2014年报道，不到5年中国黑帮在阿根廷进行了31起谋杀活动。^⑤ 2016年6月，阿根廷警察局在中国警察和中国使馆的帮助下，在“屠龙”行动中逮捕40名嫌犯，打掉了名为“貔貅”的最大华人有组织犯罪集团。^⑥

与此同时，拉美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也开始进军中国及亚太地区。以毒品为例，2006年3月，中美合作在中国破获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这是迄今为止南美贩毒集团首次有组织地向中国渗透。^⑦ 2012年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审

① “Police Implement New Security Measures for Chinese Nationals”, *The Gleaner*, August 28, 2013. <http://jamaica-gleaner.com/gleaner/20130828/lead/lead55.html>. [2016-05-20]

② R. Evan Ellis, “China’s Geo-economic Role in Latin America”,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January 2016. http://www.weforum.org/docs/WEF_Geoeconomics_with_Chinese_Characteristics.pdf. [2016-05-20]

③ David Gagne, “Rising Dragon? The Chinese Mafia Threat in Latin America”, in *Sight Crime*, 15 October 2014. <http://www.insightcrime.org/news-analysis/rising-dragon-the-chinese-mafia-threat-in-latin-america>. [2016-05-22]

④ R. Evan Ellis, “Chinese Organized Crime in Latin America”, in *PRISM*, Vol. 4, No. 1, 2012.

⑤ Gustavo Carabajal, “En Cinco Años, la Mafia China Cometió 31 Asesinatos en el País”, en *LA NACION*, 2 de septiembre de 2014.

⑥ “Desarticulamos una Organización que Extorsionaba a Comerciantes Chinos”, Ministerio de Seguridad Presidente de la Nación, junio 13, 2016. <http://www.minseg.gob.ar/desarticulamos-una-organizacion-que-extorsionaba-comerciantes-chinos>. [2016-05-22]

⑦ 李文云、张蕾等：《南美毒枭势力强大 哥伦比亚毒贩盯上中国》，载《环球时报》2006年5月15日。

理了 3 起哥伦比亚毒贩走私毒品案，这是在中国审判的首批哥伦比亚毒贩。^① 根据 2015 年 7 月的一个报道，中国共拘捕了 138 名哥伦比亚人，其中 90% 与毒品走私有关，有 11 人面临终身监禁。^② 根据《2015 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南美可卡因走私入境时有发生，2015 年中国破获可卡因案件 70 起，缴获可卡因 97.7 千克，涉及国内 9 个省份；截至 2015 年年底，全国共发现登记滥用可卡因人员 202 人，吸毒人员查获地涉及国内 18 个省份。^③ 随着国际贩毒集团有组织的介入，可卡因走私、滥用及有关的犯罪活动值得关注，特别是贩毒集团的国际化发展以及过去 10 年美国对可卡因需求大幅下降^④，拉美毒贩开始关注中国市场。据报道，墨西哥哈利斯科新生代集团（CJNG）^⑤ 正在试图开拓中国日益庞大的可卡因市场^⑥。此外，拉美贩毒集团与中国黑帮的合作也令人关注。据报道，墨西哥最大的贩毒集团“锡那罗亚”集团与香港的黑手党 14K 和新义安（Sun Yee On）结盟，从他们那里获得生产冰毒的化学产品并进行洗钱活动。^⑦ 跨国犯罪，特别是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跨国化，对中拉双方公民及社会安全都构成了威胁。中拉双方应加强司法、执法、情报等安全方面的合作，共建安全共同体，为双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构筑安全网，为中拉合作提供安全保障。正如习近平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严峻突出的全球性问题，各国人民需要加强友好交流，携手合作，同舟共济^⑧；靠“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⑨。

① 《首批哥伦比亚毒贩在华受审》，载《新商报》2012 年 10 月 7 日第 06 版。

② Emma Rosser, “China ‘Unlikely’ to Repatriate Jailed Colombian Drug Mules”, July 30, 2015.

③ 《2015 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中国禁毒网，2016 年 2 月 18 日。http://www.nmcc626.com/2016-02/18/c_128731173_3.htm. [2016-05-22]

④ William R. Brownfield, “U. S. Efforts to Advance Civilian Security in Central America’s Northern Triangl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17, 2016.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6/06/258635.htm. [2016-05-22]

⑤ 2009 年在墨西哥建立的贩毒集团，主要在哈利斯科州活动。

⑥ Arron Daugherty, “Colombians Charged in Massive China-based Money Laundering Scheme”, in *Insight Crime*, September 11, 2015. http://www.insightcrime.com/newsanalysis/colombians-charged-china-drug-money-laundering-scheme. [2016-05-23]

⑦ Julieta Pelcastre, “‘El Chapo’ Conspires with Chinese Mafias to Produce Synthetic Drugs in Latin America”, *El Dialogo*, February 19, 2014. http://dialogo-americas.com/en_GB/articles/rmisa/features/regional_news/2014/02/19/sinaloa-alianza-china. [2016-05-23]

⑧ 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60 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 年 5 月 16 日第 02 版。

⑨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24 日第 02 版。

（三）构建中拉政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仅靠自身力量是不够的，构建伙伴关系是主要途径。^①中国与拉美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有共同的身份认同，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捍卫发展中国家利益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方面有共同的政治使命和责任。因此，中拉命运共同体也是政治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命运共同体。2015年1月9日，中国和拉美国家在《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中达成基本共识，“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是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促进多边主义、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②

1. 中拉双方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统一。”^③拉美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地区，有和平的传统，较少有国家间的战争冲突。在全球化的今天，拉美国家认识到，北方和南方都要面对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这个事实，国际体系应由战争文明转向和平文明。^④拉美国家一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从20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参与不结盟运动、倡导和建立拉美无核区，到2003年反对美国单方面发动伊拉克战争（只有3个拉美国家在美国压力下派兵参战，智利和墨西哥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投票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等，无不反映拉美国家的和平外交路径。

2. 中拉双方都致力于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拉美国家就是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积极推动者和领导者。进入21世纪后，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崛起，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巴西等拉美国家看到了这种变化，并致力于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及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巴西总统卢拉在上台前就已认识到，世界正在向多极化方向转变，在多极世界中，国际规则和机构不再有利于发达国家，21世纪将是诸如印度、巴西、南非、中国、墨西

① 王毅：《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31日第07版。

② 《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载《人民日报》2015年1月10日第03版。

③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载《求是》，2014年第18期，第9-10页。

④ 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主编，白凤森等译：《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1页。

哥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的世纪。^① 所以,自2000年以来巴西就成为全球化进程中致力于重塑多极世界秩序的积极行为者。^②

在构建国际新秩序方面,中国和拉美国家有许多共同的主张及外交实践。第一,中国和拉美国家都主张加强联合国等多边组织的作用。中国认为,联合国宪章奠定了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拉美国家也主张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如巴西前外长阿莫林曾指出,为了使国际秩序不仅尽可能地接近于和平,而且也尽可能地接近于正义,赋予联合国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③ 2011年8月,联合国拉美经委会与智利外交部举行专门会议,讨论如何加强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其中一个建议是加强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的作用,将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如世界银行、IMF和WTO整合到它的旗下,使之变为一个论坛。^④ 第二,中拉双方都主张国家平等,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拉美国家长期受到美国的干涉,因此成为主权国家平等及不干涉原则的积极捍卫者。1832年委内瑞拉政治家安德烈斯·贝略(Andrés Bello)在《人权原理》一书中提出了主权国家法律地位平等的思想。^⑤ 历史上,拉美国家提出了多项不干涉原则,如卡尔沃主义(1868)^⑥、德拉戈主义(1902)^⑦和埃斯特拉达主义(1930)^⑧。这些不干涉原则不仅在过去被拉美国家用来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大国干涉,而且对今天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来说仍有现实意义,卡尔沃主义等

① “Brazil’s Foreign Policy under Lula”, in *Latin American Special Report*, May 2004.

② Monica Hirst and Maria Regina Soares de Lima, “Rethinking Global and Domestic Challenges in Brazilian Foreign Policy”, in Jorge I. Domínguez and Ana Covarrubias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tin America in the World*, Routledge, 2015, p. 146.

③ 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主编,白凤森等译:《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47页。

④ CEPAL, “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the UN in Global Governance”, September 5, 2011. <http://www.cepal.org/en/pressreleases/strengthening-role-un-global-governance>. [2016-05-24]

⑤ 王翠文:《拉美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与现实》,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55页。

⑥ 阿根廷学者卡尔沃(Carlos Calvo)1868年提出反对欧洲国家以保护侨民为名,对别国采取干涉活动的倡议,该倡议被写入1933年《美洲国家权利和义务的公约》。

⑦ 阿根廷外长路易斯·马里亚·德拉戈(Luis Maria Drago)于1902年提出的国际法原则,反对大国以索债为由,对拉美国家进行干涉或占领。1907年第二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在德拉戈主义基础上通过了《德拉戈—波特公约》,规定一国政府不得以武力向另一国索取债务。但在债务国拒绝接受国际仲裁或否认国际仲裁做出的决定时,债务国可以使用武力。

⑧ 墨西哥外长埃斯特拉达提出的国际原则,各国对新政府的承认是自然而然的,不必专门发表声明,这意味着承认各国的自决权和不干涉原则。

不干涉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延续。^① 冷战后，虽然拉美国家在不干涉原则上的立场有所改变，承认在民主、人权及其他跨国问题遭到威胁时，主权在一定程度上要让位于集体行动，但是拉美国家坚决反对大国滥用制度霸权，实施新干涉主义。比如，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于 2011 年 11 月提出了“保护中的责任”（RWP），反对西方国家以“保护的责任”（RTP）为名推行新干涉主义。此外，中拉在合作中努力打造平等合作的关系。2015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在加中拉论坛首脑会议上承诺，“中国和拉共同体成员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中拉论坛这个大家庭的平等成员。大家应该坚持友好协商、共同建设、共享成果的理念，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最大限度凝聚共识，打牢整体合作政治基础。”^② 第三，中拉都主张国际关系的法制化及和平解决争端。2015 年 11 月 30 日，习近平主席在法国巴黎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时表示，“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未来。要提高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国际规则有效遵守和实施，坚持民主、平等、正义，建设国际法治”。^③ 拉美国家同样一直主张通过国际法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许多拉美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隶属于法学，而不是像美国那样将其置于政治学范畴。

3. 中拉都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积极推动者

拉美是全球治理论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近年，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拉美国家，特别是巴西、墨西哥这些中等强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兴趣越来越大，作用不断提升。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成为 20 国集团的成员，巴西还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组成了国家集团，如巴西与印度、南非组成了“三国对话论坛”（IBSA），与中国、印度和南非组成了基础四国，与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组成了“金砖国家”（BRICS），致力于推动联合国改革、气候变化谈判和国际体系改革。墨西哥在 2013 年 9 月与韩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澳大利亚组建的“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努力在全球问题日益突显和现有国际秩序面临重建的大坐标系下集聚智慧、凝结力量，进而成为

① 张磊：《论拉美国家对卡尔沃主义的继承与发展》，载《拉丁美洲研究》，2014 年第 4 期，第 67 页。

② 习近平：《共同谱写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载《人民日报》2015 年 1 月 9 日第 02 版。

③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 年 12 月 1 日第 02 版。

主导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核心集团”^①。另外，拉美在推动全球网络治理，全球贸易谈判及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拉美国家是全球治理议题重要发起者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代言人。2013年斯诺登事件后巴西发起加强全球网络治理的倡议；在WTO多哈回合的谈判中巴西组织了发展中的“20国集团”，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此外，拉美还积极充当全球治理问题谈判的组织者。墨西哥和秘鲁先后在2010年和2014年组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议。2012年6月，继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之后的20年，巴西再次主持了“里约+20”峰会，成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领军者。2012年6月，墨西哥还在洛斯卡沃斯主办了G20第17次峰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在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变革中，巴西、墨西哥提高了IMF的份额和投票权。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过程中，中国非常看重拉美国家，特别是巴西的作用。2015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峰会上明确指出，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弘扬多元文明和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伙伴。^②

三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构建中拉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而且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即五位一体的目标：“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努力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虽然中拉关系有了较好的发展基础，目标很明确，路径也很清晰，但由于中拉关系发展的内外环境及中拉共同身份认同的变化，中拉构建命运共同体事业仍面临巨大挑战。

（一）内外环境面临新挑战

目前中拉关系仍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但由于中国和拉美国家自身政治经济的变化以及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不确定性增加，中拉关系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① 丁工：《从全球治理视角透析中等强国合作体的意义与前景》，载《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3期，第39页。

② 习近平：《共建伙伴关系 共创美好未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年7月10日第03版。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影响中拉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经济经历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增速逐步放缓，GDP 增速从 2012 年以前的 10% 左右滑落到近年来的 8% 以下，且下行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主要是由动能转换及结构调整造成的，而这种调整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因此，在中长期内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将会是一个常态。由于中国与拉美国家经济的相互依存性，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拉美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增长对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拉动作用，但中国经济减速也将对拉美国家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此外，中国经济结构的再平衡也将影响中国对拉美的贸易和投资结构。

拉美国家的经济表现、政治周期和政治生态也将对中拉关系产生一定影响。伴随国际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的结束以及拉美国家经济的减速，新世纪以来拉美地区左翼政府执政的粉红色浪潮出现逐步退潮，政治钟摆开始右转，一些国家右翼政府上台执政。其中，2015 年 11 月底，阿根廷中右翼的马克里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终结了左翼基什内尔政府 12 年的执政。2016 年 5 月 12 日，巴西总统罗塞夫遭参议院弹劾调查，被终止总统职务，由巴西民主运动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中右翼临时政府上台，这有可能终结左翼劳工党政府自 2003 年以来的执政地位。另外，一些国家右翼力量在选举中获胜，实力增强。如委内瑞拉右翼反对派在 2015 年 12 月的国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玻利维亚左翼总统莫拉莱斯在 2016 年 2 月举行的谋求连选连任的公投中失败。拉美政治周期右转及政治生态的变化对中拉关系的影响有两个方面。其一，拉美政治经济变化可能影响中国在拉美的投资环境。拉美多数国家政治周期的转换都实现了平稳过渡，但在一些国家的政治周期转换过程中，左右翼力量的博弈和冲突有可能造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从而影响中拉贸易及投资环境，甚至一些国家可能出现社会动荡并危及中国公民的安全。目前，与中国经济关系最密切的 3 个南美大国阿根廷、巴西和委内瑞拉，在政治上都发生变化且经济表现较差。据 IMF 数据显示，2015 年拉美经济增长仅为 -0.1%，阿根廷、巴西和委内瑞拉 GDP 增长率分别为 1.2%、-3.8% 和 -5.7%。另据巴西的统计，2016 年第 1 季度巴西经济的下滑比预期更为严重，经济收缩 5.4%。^① 委内瑞拉经济衰退幅度最大，债务危机及食品短缺可

^① “Brazil’s Economy Plunges 5.4% in the First Quarter Compared to a Year Ago”, June 2, 2016. <http://en.mercopress.com/2016/06/02/brazil-s-economy-plunges-5.4-in-the-first-quarter-compared-to-a-year-ago>. [2016-05-25]

能引发的经济危机及社会动荡令国际社会担忧。其二，对外政策及对外关系调整可能对中拉关系造成影响。拉美右翼政府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靠近美国，在委内瑞拉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追随美国，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成为这些国家的外交优先目标。阿根廷马克里政府“为了与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建立贸易、经济和外交上的伙伴关系，将外交部北美处的人员编制增加了一倍”^①；马克里政府不仅与 IMF 建立信任关系，重返国际资本市场，还致力于加入 TPP。^② 2016 年 5 月，接替罗塞夫任职的特梅尔政府已表示，将奉行“新的外交政策”，新政策的外交重点回归传统伙伴，特别是阿根廷、美国和欧盟^③，这也引发了巴西是否会退出金砖国家组织的猜想^④。其三，拉美正处于政治变动过程中，在右翼政府回潮的同时左翼政府并未完全退潮，左右翼政府之间的政治分歧可能影响拉美一体化的发展，特别是拉共体的发展，进而影响到中拉整体合作。

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将影响中拉关系发展的外部环境。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给中国和拉美国家都造成较大影响，并逐渐波及中拉双边贸易。自 2013 年以来，中拉贸易增速放缓，中国海关统计和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显示，2013 年和 2014 年中拉贸易额与上年相比分别只有 0.11% 和 0.72% 的增长，2015 年甚至出现负增长（-11.38%）。中拉贸易增速放缓甚至下降，主要由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引起，并非由中国从拉美进口减少造成。相反，中国从拉美进口的主要产品的数量都有较大增长，其中，大豆进口增长了 28%、铁矿石增长 10%、铜增长 22%、石油增长 26%，而且超过同期中国从其他地区进口的同类商品的数量。此外，欧洲难民危机、不断加大的恐怖主义威胁及英国脱欧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新常态、中拉贸易增速放缓及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等因素，

① Amy Kaslow, “Obama’s Visit to Argentina Exposes a Nation Struggling to Grow”, in *The Fortune*, March 23, 2016. <http://fortune.com/2016/03/23/obama-visit-argentina-macri-economy>. [2016-05-28]

② Earl Anthony Wayne, “A New Beginning with Argentina”, March 22, 2016.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new-beginning-argentina#sthash.S8oxOhAZ.dpuf>. [2016-05-28]

③ “Argentina, One of Brazil’s Main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Anticipated Serra Who is Expected in Buenos Aires”, May 23, 2016. <http://en.mercopress.com/2016/05/23/>. [2016-05-28]

④ Vladimir Mikheev, “BRICS: Should Russia be Worried about a Brazilian ‘Brexit’?”, May 27, 2016. http://rbth.com/opinion/2016/05/27/brics-should-russia-be-worried-about-a-brazilian-brexit_598087. [2016-05-30]

使人们对于中拉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认为“中拉贸易的美好时光终结了”^①。美国学者戴维·马雷斯认为，“在当前宏观经济背景下，中拉关系正在步入一个困难时期。过去一直说中拉合作是‘赢—赢’模式，如今有可能变为‘赢—输’模式”^②。而哥斯达黎加外长冈萨雷斯（Manuel González）则认为，“不应该把中国理想化，中国不是世界问题的解决者，美国也不是，我们生活在越来越多极化的世界”^③。无论何种观点，中拉关系特别是中拉互为发展利益的关系定位正在面临来自于内部和外部的巨大挑战。

（二）中国与拉美国家身份认同的变化

发展不平衡是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发展不平衡又导致各国地位及身份认知的变化。中国和拉美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身份认同是中拉加强政治经济合作特别是全球治理合作的重要政治基础。但随着拉美国家身份的变化及对中拉关系认知的变化，中拉合作的政治基础也经受着一定的考验。全球化的发展正在改变一些拉美国家对其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如墨西哥和智利分别于1994年和2010年先后成为OECD成员，OECD理事会还于2013年和2015年开始讨论接纳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的事宜。加入OECD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变化，身份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还有可能体现在政治方面。以墨西哥为例，1994年墨西哥在加入OECD的同时，退出了发展中国家集团“77国集团”，其外交政策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地区一体化、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等许多问题上，墨西哥不再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而是试图充当桥梁作用，即美国与拉美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

此外，拉美国家对中拉合作的认知也正在发生变化，中拉经贸结构失衡使拉美一些学者认为中拉合作不再是“南南关系”，而呈现出“南北关系”的特征。贸易方面，中国向拉美出口制成品，进口初级产品；投资方面，中国向拉美输出资本，主要投资于拉美的资源部门。这种经贸结构加剧了拉美国家的再初级产品化，初级产品占拉美国家出口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末

^① Mark Keller, “Comercio de China y América Latina: El Fin de los Buenos Tiempos”, 16 de Junio 2014. <http://www.latinbusinesschronicle.com/esp/article.aspx?id=7159>. [2016-05-28]

^② 江时学：《中国与拉美关系：是处困难期，还是最佳期？》，载《当代世界》，2016年第1期，第8页。

^③ “Presidencia de CELAC Destaca Equilibrio de Intereses en Acuerdo con China”, 11 de enero de 2015. <http://www.infolatam.com/2015/01/11/presidencia-de-celac-destaca-equilibrio-de-intereses-en-acuerdo-con-china>. [2016-05-28]

的1/4提高到现在近一半左右。^①此外,中拉经贸结构加剧了拉美国家的去工业化。拉美经委会的研究报告指出,虽然中国对自然资源的进口需求对过去10年拉美国家的贸易条件和财政收入产生了积极的结果,但拉美地区在工业化政策方面没有取得进展,从长期来看这对拉美的发展是不利的。基于此,一些学者对中拉经贸关系是否是“双赢”提出质疑^②。有些学者或媒体甚至认为中国对拉美实施新殖民主义。

四 对策与前景

面对中拉关系发展内外环境变化以及世界政治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给中拉关系带来的挑战,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在努力处理好自己的事务、解决好自身发展问题的同时,与拉美国家携手共同应对挑战,不为一时的得失、困难和挑战而动摇既定的目标。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结构性调整将给中拉经贸关系带来一定挑战,但中国经济增长率仍运行在6% - 7%之间,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然名列前茅,所以拉美国家对中拉关系发展仍充满期待。2012年12月,墨西哥新上台的革命制度党看好中国的发展,认为亚洲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未来的众多机遇也在这个地区,因此墨西哥必须走进亚洲,重新界定对华关系。^③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墨西哥前夕,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指出希望中墨两国能够建立起一种开启经济互补新时代大门的经济关系,中墨两国作为巨大历史财富和千年文明的继承者,都有责任为了共同的未来而联手。^④2014年6月,巴拿马当选总统表示,“中国代表着未来”^⑤。2016年4月,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发布的报告指出,由于财富的转移效应,过去20年世界经济

① Ronn Pineo,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What You Need to Know”, July 29, 2015. <http://www.coha.org/china-and-latin-america-what-you-need-to-know>. [2016-05-30]

② Enrique Dussel Peters, “China’s Evolving Role in Latin America, Can It Be a Win-Win?”, Atlantic Council’s Adrienne Arsht Latin America Center, September 2015. http://publications.atlanticcouncil.org/chinalatam/AC_CHINA090915DP.pdf. [2016-06-05]

③ Luis Miguel Gonz les, “  Qu quiera Chinade M xico?”, Abril 3, 2013. <http://eleconomista.com.mx/caja-fuerte/2013/04/02/que-quiere-china-mexic>. [2016-06-05]

④ 付志刚:《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撰文称赞墨中关系:面向共同未来的千年古国》,载《光明日报》2013年6月5日。

⑤ “Panamanian President-Elect Will Respect Diplomatic ‘Truce’ with Taiwan, China”, in *Latin America Herald Tribune*, Caracas, June 19, 2014.

引力的中心已从 OECD 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将继续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①。虽然拉美政治右转可能对中拉关系产生一定影响，但在促进经济发展目标上，拉美左右翼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只要中国的发展对它们有利，且中国致力于推动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中拉关系，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就不会受到根本的影响。尽管阿根廷的马克里总统在竞选和当选后多次表示要重新评估阿根廷与中国签署的条约，但同时也表示这种不满主要是不满前政府处理问题的方式，而不是对与中国达成的协定不满。^② 2016 年 5 月，巴西新外长也表示将采取实用主义的方法，寻求亚洲、印度和中国的新市场。此外，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中右翼政府上台后，其经济政策回归正统，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放松对经济的管制，从长期来看将对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和中拉合作带来新的机会。比如，阿根廷和巴西新政府都奉行更开放的贸易政策和更灵活的一体化政策，希望使南共市成为一个真正的贸易集团。^③ 这意味着南共市成员可单独对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从而使中国与乌拉圭、阿根廷等南共市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可能。

在促进中拉务实合作方面，最重要的是将中拉经贸合作框架落到实处。习近平主席在 2014 年 7 月与拉共体领导人会晤时提出的“1+3+6”的务实合作框架被写入《中国—拉共体首届部长级论坛北京宣言》之中，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将这个合作框架落到实处。在“1+3+6”的务实合作框架中，“1”就是“一个规划”，即以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制定《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实现各自发展战略对接；“3”就是“三大引擎”，即以贸易、投资、金融合作为动力，推动中拉务实合作全面发展，具体目标是 10 年内中拉贸易规模达到 5000 亿美元，中国对拉美投资存量达到 2500 亿美元，向拉美提供 350 亿美元的贷款；“6”就是“六大领域”，即以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为

① OECD/ECLAC/CAF,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16: Towards a New Partnership with China*, OECD Publishing, Paris, 2015, p. 17.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46218-en>. [2016-06-08]

② “Macri Visit to China in December: The Strategic Relation with Beijing Stands, Says Argentine Ambassador”. <http://en.mercopress.com/2016/03/28>. [2016-06-08]

③ “Argentina, One of Brazil’s Main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Anticipated Serra Who is Expected in Buenos Aires”, May 23, 2016. <http://en.mercopress.com/2016/05/23/argentina-one-of-brazil-s-main-foreign-policy-priorities-anticipated-serra-who-is-expected-in-buenos-aires>. [2016-06-09].

合作重点,推进中拉产业对接,推动中拉互利合作深入发展。^①此外,推动中拉经贸结构转型,使中拉经贸关系超越互补性。新世纪以来中拉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中拉之间的高度互补性,但拉美国家经济也出现了再初级产品化和去工业化的问题,对此,中拉双方应从贸易和投资入手,调整中拉贸易关系的结构。在贸易上,拉美国家希望增加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提出将中拉贸易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移。要实现这一目标,拉美国家在进行产业调整以及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同时,中国应适度扩大对拉美国家的贸易开放,增加拉美高附加值产品的进口,扩大拉美国家对华出口产品的多样化,减少拉美国家经济的脆弱性。在投资上,调整投资结构,促进对拉美的产业投资,通过中拉产能合作,使拉美国家摆脱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在初级产品超级繁荣周期结束后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合作共赢是构建命运共同体、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最重要的理念之一,因此,减少外部因素对中拉关系的影响,实现中国与拉美国家以及拉美以外大国的合作共赢也是中国对拉美政策的选项之一。2015年1月,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闭幕后表示,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间的合作是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支持,不会影响也不会取代各自与其他国家、其他地区间已有的交往与合作;中拉合作基于相互需求和共同利益,不针对第三方;中拉合作秉持开放、包容和平衡理念,不排斥第三方。^②虽然美国是影响拉美国家政治经济及对外关系发展的最大域外国家,但不应过度夸大美国因素,虽然中美两国之间存在战略竞争关系,但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和维护全球稳定的共同责任。中国和美国在拉美都有重要的经济利益,拉美地区的繁荣和稳定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因此应继续加强中美在拉美事务上的战略对话,保持对双方对拉战略和政策的透明度,增强政治互信。同时,中美双方在拉美地区保持良好的互信关系,也是拉美国家的愿望。

(责任编辑 刘维广)

① 习近平:《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的主旨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7月19日第02版。

② 《王毅:中拉合作不针对、不排斥第三方》,2015年1月9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27004.shtml。[2016-06-11]